

□董炜

收到故乡寄来的快递包裹,碎花布袋子,袋口处用针线锁了边。针脚虽然粗糙,但还算均匀,粗拉拉地一路缝过去,里面的枣居然一颗都没有掉出来。一看就是不事针线活的母亲的杰作。

我用剪刀仔细地沿着针脚处剪开。袋口一开,枣的清香扑面而来。大部分枣都熟透了,透着红色的健康的美。有的枣上还带着叶子,叶子非常新鲜,就像上一秒还在枝头呼吸一样。红艳艳的枣配着绿油油的叶子,煞是好看。小时候总感觉红配绿太土气,现在反而觉得特别提精神,有种明艳的美。难怪古人说,红配绿,看不够。不得不承认,老祖宗的审美是经得起岁月沉淀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样颗颗饱满圆润的枣居然是我们家院子里那棵貌不惊人的小枣树结的。

还记得当初母亲在院子里栽下这棵枣树时,枣树瘦瘦小小的,不足一人高,枝叶稀疏,很可怜的样子,简直让人怀疑它能否活下去。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母亲对这棵小枣树的喜爱,母亲总是爱惜地照料着它。那时我已在外地读大学,不常回家。每次回家,母亲总是拉着我到院子里看这棵小枣树,说,看,又长高了一点。声音里是掩饰不住的炫耀。过了三四年,这株小枣树终于开始结小小的枣。母亲喜悦地站在树下,细细辨认树叶掩映间小小的枣儿。未料到,十余年后,我居然吃到了当年那棵小枣树结的甘甜的果实了。

母亲喜欢枣树。在我的记忆中,我们每次搬家,母亲总要在院子里栽一棵枣树。不论院子大小,枣树总是要占一席之地的。年少时,我对于母亲的爱好总是不太理解,在我的认知里,枣树既没有梅花树那种旁逸斜出的婉约之美,也没有水杉那种直冲云霄的豪气之感。树皮干枯又粗糙,一副饱经风霜的样子,缺少一些美感。直到长大后,我才渐渐理解了母亲对枣树的感情,那是属于一个人年少时独有的珍贵记忆。

母亲未出阁时,家里房前屋后栽满了果树。水井边有核桃树,院墙下和菜园里有杏树,屋后是桑葚树。其中枣树最多,绕着宅子足有十几棵。特别是院子里的大枣树的树龄最久,有三四十年了,从母亲的太奶奶在世的时候就有。整棵枣树遮天蔽日,遮盖了整个院子,几乎都看不到天空。每当春夏之际,一进大门就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是被绿意笼罩的世界,是果香四溢的世界,触目皆是挨挨挤挤的枝叶、累累垂垂的果实。枣树的树枝都垂下来,上面缀满了枣,一伸手就能摘到。每当枣成熟的时候,整条胡同里的人都来分享这棵枣树结的枣。母亲还经常邀请同学到家里吃枣。

母亲说,那时候房子屋顶还是茅草的,夏日里疾风骤雨来时,枣树的树枝都能把屋顶扫出一个大洞,只能等下完大雨后再修葺。即使如此,家里人也不舍得砍掉枣树的树枝。后来家里翻修房子,实在筹不够钱,才把树砍了,卖了五六十块钱。母亲说她那时上初中,放学回来,看到枣树没有了,只剩下空荡荡的天空和一个孤零零的树桩,心疼得哭了,一个人在院子里站了很长时间。六十多岁的母亲再次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仍是说,永远也忘不了,那么好的枣树啊。母亲说,她当时哭着问家里的大人,为什么要砍掉这么好的枣树。家里人只能用沉默回答她。

母亲小时候在家里很受宠,是家里唯一的女儿,又漂亮懂事。每当回忆起往事,母亲脸上总是挂着笑意。在这美好的过往里,这株大枣树应该是幸福与伤心交织的记忆了吧。它承载着母亲少女时期的遗憾,让母亲始终念念不忘。

也许正因为此,母亲对枣树和枣有着特别的感情,常常给我们聊她所了解的有关枣的一切。母亲说,枣一般分为水枣和木枣,水枣甜脆,但是不容易晒成干枣;木枣虽然不脆不甜,水也少,但是方便晒成干枣。我们家院子里的就是水枣。母亲说,一天中打枣最好的时间是早晨,经过一夜的凉爽,枣吸饱了水分,又凉又脆,还特别甜。如果出了太阳,经过暴晒,再摘,枣就特别木,没有水分。母亲还说,枣最大的好处在于它挂在枝头的时间特别长。每年七月十五前后就有枣开始变红了,一直到中秋节,一个月的时间,随着熟随着摘,前前后后,可以享用一个多月甘甜的枣。又一次,母亲问我,你知道哪种枣最甜吗?我说不是红色的吗。母亲说,那当然不错,但是,最甜的枣是小鸟吃过的枣。看着我惊异的神色,母亲笑着说,你知道吗,小鸟就爱在早晨吃枣,它们知道哪种枣熟得最好。随着小鸟的啄食,熟透了的枣就落下来了。母亲说,你奶奶在世的时候就喜欢吃小鸟吃了一半的枣。母亲最后总结说,小鸟有灵性,有时候比人都聪明,它知道哪颗枣熟透了。这些我都没有考证,我相信母亲这位爱枣人士所说的有关枣的一切。

我轻轻地吧枣从碎花布袋里捧出来,生怕磕坏了这娇嫩的果实。拿起一个尝一下,啊,真是又甜又脆。电话那端,母亲告诉我,这是父亲踩着梯子一个一个个摘下来的,不是用竹竿打下来的,所以每一颗都完好无损。母亲声音里透着喜悦与满足,曾经的遗憾似乎在这一刻得到了补偿。

每个人年少时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珍贵记忆吧,不论是快乐的,还是忧伤的,都是独一份的。在枣的悠悠馨香里,隔着几十年的光阴,我仿佛看到了那株遮天蔽日的大枣树。树下,是十几岁时的母亲,轻轻扬起笑脸,任凭细细密密的阳光透过枣树的枝叶,洒在脸上。

【城市地理】

站在碎叶城的遗址上

□王力丽

来吉尔吉斯斯坦之前,我心心念念遥远的碎叶城,那个诞生了伟大诗人李白的地方。

碎叶城在当时是大唐安西都护府的属地,坐落在楚河之畔,是诗仙李白的故乡啊。《大唐西域记》有记:“清池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水城。城周六七里,诸国商胡杂居也。”这里最早形成于6—7世纪,曾是唐王朝边境要塞“安西四镇”之一(其他三镇库车、喀什、于田都在新疆)。

我几乎怀着朝拜的心情来到一片荒野之中的托克马克村子,沟沟坎坎的碎叶城遗址跃入我的眼前。“诗仙,我来看看您了”,我的鼻头有些发酸。我走遍了遗址的角角落落,那些小城、大城、外城的遗迹何在?一处深凹的遗址,疑似是当年的城中心,据说是有钱的商人居住地,有可能是李白的故居。我使劲地凝视着,凝视着,往时间深处望去,想跳下去寻找,寻找哪怕一丝丝纷繁与嘈杂的痕迹。仿佛这样就会看到那个鲜衣怒马的少年气宇非凡的样子,就能听到朱门绣户的孩子遥望天上月“呼作白玉盘”。我寥落地一遍遍走着,寻觅着诗仙的遗迹,感应着他的气息。“拔剑四顾心茫然”,我似乎了解了一点诗仙“千金散尽还复来”豪迈气魄的缘由;好像明白了一些诗仙敢于“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我行我素、放浪形骸的自傲;近乎理解了想博取功名有大作为的李白既写出“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自信自负,也写出“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的溢美之词;我如同看到浪漫任性的诗仙举着酒杯、唱着“人生得意须尽欢”向我们走来。

我独坐空旷的没有实物的遗址,这只是时间的遗址,历史的往事早已镌刻

在大地上。我默念诗仙的诗,“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凭吊神伤。看碧空:有孤帆远影;看浮云:雾涌云蒸。一只鸟从天空飞过,我忽然意识到,漫游一生的诗仙如一只向天空、向远方飞翔的鸟,纵横四海天马行空,回头已是万里山;也像游向大海的鱼,不会在中途滞留,即便是水草丰美清澈见底,还是义无反顾向着心中的目标前行。谁能阻挡无风夜晚雪花的降临?天上的鸟,不,诗仙饱经忧患、历经磨难,终成一只震撼八方的大鹏,一只经霜冰雪的大鹏,飞回他出生的原点,就像“道之曰”,“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返回他的本原,回到最初的赤子之心。我恍若听见“我本楚狂人”的仰天大笑,诗仙旷达地说道:“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人生不长,如同来来往往的驿站。我匆匆来去,不也是逆行人?

碎叶城没有了,李白的诗留下了,“死而不亡者寿”的只有文明、文化。遗址旁,立了一块“世界文化遗产”的石碑。听说不久的将来,中吉两国共同考古挖掘碎叶城。世界文化的意义在于它的共性,它是人类共同的智慧,也是人类历史和文明的见证。从丝绸之路的碎叶城走出了李白,有限的生命,活出无限的精彩,尽显盛唐的丰采气韵,影响了中国的文学、文化。他是中国的诗仙,是人类历史中罕见的艺术天才,在世界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站在这片辽阔深邃的遗址上,向李白告别,向碎叶城告别。涌动不息的落英缤纷,踏实沉静地隐入尘烟。“挥手自兹去”,时间的长河,只有时间永久。无边的宇宙,春夏秋冬,四季轮回,还有什么永恒的呢?明白了轮回,就能淡然面对一切。

【岁月留痕】

良苦用心

□崔广勋

真情,犹如香醇的美酒,甘冽醉人、回味无穷。

我与一位老领导原素不相识。机缘巧合,22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他了解到我的为人和专长后,专门找到县领导,千方百计把我从县里调到他任职的市直单位任职。初来乍到,当我面对陌生的环境和志忑不安时,他平易近人,工作上对我悉心指导,生活上如兄长对我百般呵护,使我很快融入并适应了工作。

我始终认为,能够将管理艺术与同志友情有机结合于一身,乃做领导的最高境界。从这老领导身上,进一步验证了我的观点。由于单位政通人和、业务质效并举,这位老领导很快得到了提拔重用。

我虽懂得知恩图报,但仅限于内心默默感激。从物质方面而言,他喝酒,但没喝过我一瓶酒;爱抽烟,没抽过我一盒烟,更没吃过我请的一顿饭,甚至没听过我一句感激的话。

际遇反复无常,世事实属难料。几年后,工作起伏造成的心理落差,使我一度陷入困惑和彷徨。此时,老领导已调到上海工作,我也已到省城上班。出

于对“领导+老兄”的信任和依赖,我只身前往上海找他“诉说衷肠”。

了解到我的境遇和思想落差,老领导不仅好酒好菜好饭招待,还从不同视角安慰开导我。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老领导对我始终牵肠挂肚,数次打来电话耐心开解。无奈我似乎屡教不“改”,依旧有些执迷不悟,没有彻底打开心结。

春节,我们都回沂蒙老家过年,他老早打好招呼,大年初三一聚。这天,他自掏腰包在饭店订好房间,从家里带了两瓶珍藏多年的好酒和礼品,亲自开车带着我到饭店宴请一位客人。待客人到了我才明白,老领导请的是当地一位知名的导师,他希望这位客人能够为我指点迷津,解开我的心结。

耳闻目睹此情此景,我被老领导的良苦用心感动,眼睛瞬间湿润了。我与老领导萍水相逢,本无过命之交,他对我却如此尽心尽力!

人间自有真情在。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站起来,将满满一杯酒端到老领导面前,掷地有声地说:“请您放心,我一定振作起来,以勤为本,以诚辅之,好好工作。”

见状,同桌其他陪客的人睁大眼睛有些疑惑,而我与老领导却会心一笑,心中阴霾顿时烟消云散,风轻云淡……